细碎童话叙事里的文明回响

——评《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

◎王敏

民间童话是一个民族最温润深沉的文化记忆，作为代代赓续的口头文学形态，它以灵动质朴的叙事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的生活习俗、审美旨趣、精神理念与深层文化基因。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之上，各民族民间童话交相辉映，共生共存，生动勾勒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明格局。由包头师范学院李芳教授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正是这样一部于细碎童话叙事中聆听文明回响的学术作品。

《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扎根祖国北疆民间文学沃土，融微观文本细读与宏观文化阐释为一体，系统梳理蒙汉民间童话的流变脉络、审美特质与互鉴机制，在细致的叙事比对与文本解读之中，探寻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轨迹与精神内核，于一则则民间童话之中窥见山河相依、文脉相通，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跨民族比较研究，书写出温润厚重、立意深远的崭新篇章。

《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植根于“地域文学——民族文学——跨民族比较”层层递进、一脉贯通的研究脉络，首先厘清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语境与比较研究的内在逻辑，依托翔实史料系统梳理二者文化交往交融的完整历史脉络。研究跳脱出文学文本的边界，从军事互动、藩属治理、人口迁徙、制度变革、和亲往来、互市贸易、文学创作、蒙汉文献互译八个核心维度，全景式还原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清晰勾勒出两个民族文化互动的多元路径。这一系统性历史梳理，精准阐释了蒙汉民间童话相互借鉴、彼此涵化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为解读童话的流传衍变、版本异文、风格融汇与叙事互鉴，筑牢坚实的历史支撑与学理依据。

研究者选取天鹅处女、龙女报恩、怪异儿、宝物故事四类流传广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童话类型作为研究样本，以小切口深挖文化内涵，开展靶向聚焦的深度比较；在方法上融合量化统计与质性阐释双重路径，借助规范清晰的表格对各类童话的情节单元加以系统梳理与归类比较，从而为蒙汉同类童话在叙事脉络、人物构型、情节架构与结局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奠定科学严谨的基础。

在文化阐释层面，《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兼顾共性挖掘与差异辨析，构建了立体全面的研究体系。一方面，穿透不同民族的叙事外壳，提炼蒙汉民间童话共通的文化内核，印证两类童话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特质，彰显出各民族文化同源共生、血脉相连的本质底色。另一方面，立足地域环境、生产方式与民俗文化差异，提出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

《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在完成两大板块的基础论证之后，转入比较研究的核心层面，分别以“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双向展开蒙汉民间童话的对话考察。平行比较部分，作者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从男性形象、审美风格与教育思想三个维度对两类民间童话作纵深开掘。这一理论建构奠基于海量文本细读之上，又自觉地将立足点抬升至少年儿童精神成长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因而使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逸出单纯民俗学的畛域，转而从美学价值与教育功能的向度，赋予古老口传文本以新的阐释空间与当代生命力。

较之静态的同异辨析，蒙汉童话之间动态的文化渗透与相互涵化，构成了论著更具分量的议题。作者着力考察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汉化流变、蒙古族童话叙事形态对汉族故事的反向浸润，以及汉族题材在蒙古族地区流播后的回流现象，层层勾勒出两个民族童话传统深度交融、彼此塑造的影响网络。在系统梳理二者异同及其生成缘由之后，论著进一步提炼出相邻民族民间文学跨际传播的一般规律，最终落定于“蒙汉民间童话二元一体”的结论。

纵观全书，著作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融通与研究内容的立体建构。方法层面，作者汇通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化学多学科视野，既不耽于纯粹的理论推演，也不止于简单的资料罗列，将历史溯源、版本考辨、民俗阐释、审美分析与教育意蕴发掘融为一体、互证互释。内容层面，全书搭建起由表及里、由史及论的分析框架：上溯民族交往的历史根脉，中梳理童话文本跨地域流播的版本脉络，下沉挖掘人物形象、审美风格、教育思想的深层内涵，最终提炼出蒙汉两个民族童话传统“二元一体”的核心论断。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扎实系统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专题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民俗文化的研究边界；其二，以民间童话这一微观叙事作为切入点，依托丰富鲜活的文本案例，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从抽象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证、可品味的文学经验。

《蒙汉民间童话比较研究》的成书，背后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坚守与开阔的治学格局。作者长期深耕祖国北疆的民族文学场域，将研究目光投向民间童话这类常被学界忽略的口传文学遗产，摒除浮躁功利的治学风气，在持续的文献研读与文本细读中，耐心打捞蕴藏其间的民族文化密码。作者没有局限于地方文学的局部考察，而是始终站在中华文化整体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探寻蒙汉文学彼此浸润、共生共荣的内在机理。作者以童话文本为媒介，追索绵长不绝的民族文脉，于字句之间还原各民族山水相依、人文互通的历史图景。这种扎根本土又放眼全局的治学路径，不仅成就了这部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著作，也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树立了可资参照的治学范式。

品鉴



草原牧歌里的信义丰碑

——评长篇小说《一世诺言》

◎刘海洋

文学的回溯叙事，并非简单的往事复刻，而是作家立足当下、找寻精神坐标的审美建构。孛儿只斤·阿古拉的长篇小说《一世诺言》，以父亲坎坷而坚韧的一生为原型，围绕普通家庭长达60年的岁月变迁展开叙事，将科尔沁草原的风物、父辈的信义、自我的初心融为一体，完成了一次兼具文学审美与现实价值的文学创作。

一、故乡风情画：草原书写的空间美学

《一世诺言》首先是一部关于科尔沁草原的作品，但它对草原的书写超越了简单的风景描摹，进入了独特的空间美学层面。小说铺展绝美画卷：“七月的天边草原景色美得让人陶醉，朵朵白云在天边草原上空慢慢移动，白云下面一碧千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这段诗意描摹是典型的回忆性书写。作家以成年视角回望故土风光，褪去了现实的芜杂，留存下故乡纯粹本真的模样。除了静态的风物之美，小说更以动态场景勾勒草原的生命气韵。“成千上万匹马聚集在一起呼啸奔腾的阵势。长长的马鬃和马尾在风的助力下飘动起来，一个接一个，一个重叠着另一个，凝成一个整体飞快地向前推进，那是一幅奔腾的美、力量的美交织在一起的奇异画面。”作者笔下磅礴的生命图景，将草原的辽阔、自由与雄浑展现得淋漓尽致。一静一动之间，草原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更是被赋予意义、价值和情感的具体场所。这片澄澈辽阔的草原，成为他对抗浮躁现实的归宿。

典评

科尔沁民歌《诺恩吉雅》、科尔沁婚礼等民间文化习俗的引入，为小说的空间叙事注入了文化的温度。在“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的歌声中，厚重的地域文化跃然纸上。民歌的旋律与草原的风景、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可感知的故乡世界。这种将视觉、听觉与情感融为一体的书写方式，使《一世诺言》具有超出一般地域文学的艺术厚度。



二、人性教科书：诚信与感恩的精神传承

如果说故乡风物是小说的血肉肌理，那么“坚守”便是作品的脊梁。阿其图这一形象，是小说人性探索的核心。他年少丧父、中年丧妻，独自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始终恪守“忠、孝、诚、善、责、勤”的信念。

回忆叙事的核心是回溯人的本真、传承精神品格。《一世诺言》以家族记忆为叙事切口，通过阿其图的言传身教，凝练出诚信立身、知恩图报的内核。一张老旧的合影，成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孩子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都会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泪。阿其图那稳健的坐姿，坚定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个男人应有的骨气，是一种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的决心……”作者捕捉人物气质，在岁月的冲刷下，照片已成为父辈直面生活、坚守尊严的见证。

阿其图作为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弟与妹；作为丈夫倾尽财产救治爱人正月玛，后终身未再娶妻；作为父亲以身作则，将儿子培养成才。信念在生活中获得实践检验。他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是塑造他们人格的重要力量：“做人要知恩图报，老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人对咱们的好永远不要忘记，要怀有感恩之心。”这段话扎根于草原民众的生活实践，是普通人朴素的处世准则。在人情浮躁、功利至上的当下，这份坚守愈发难得。

从叙事理论的角度看，阿其图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是因为作者以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浓郁情感营造出具象画面，使读者如临其境。阿其图不是一个被理想化的道德符号，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做出选择的普通人。这种叙事方式使主人公获得了血肉，也让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更深一层看，小说对苦难的书写立场值得注意。《一世诺言》突破了私人的家族记忆，具备了普遍的人文价值。苦难没有让阿其图走向怨恨与控诉，反而被他转化为自我激励的内生动力。阿其图的信义能历经岁月不褪色，正是因为它在回忆中不断被确认、被强化、被传承。作者将家族精神脉络铺展，父辈以一生践行感恩与诚信，为后辈树立标杆；后辈则回望父辈、传承信念，完成了人性的代际延续。这种根植乡土、家族传承的精神准则，让小说的书写拥有了穿透时光的力量。

三、生活启示录：个体命运与时代叙事的多维对话

《一世诺言》的意义不止于讲好一个家庭的故事，更在于它以个体命运为棱镜，折射出内蒙古农村的变迁。它以家族史回应了新时代文学“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真正的文学不在于对宏大时代的判断，而在于忠实记录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与具体的情感。

小说以纵贯时空与横向铺陈的叙事结构，将家族命运与时代脉搏交织，串联起60年间的个人际遇与社会变迁，让读者在体会人物悲欢的同时，也感受到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坚守。作者以回忆为纽带，回望父亲的一生与自己的来路，凸显“不负诺言”的主旨。

回忆乡土的作品总有一种乌托邦般的牧歌向往。《一世诺言》沿袭了这一传统，科尔沁草原上的哈民艾力既是记忆中的家园，也是经历时代巨变的新土地。同时，《一世诺言》还自觉参与时代话语建构，实现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的互文。作者通过书写科尔沁乡村的变迁，描绘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温馨画面，将民族团结的主题自然融入家族叙事之中。

《一世诺言》写的是父辈的信义，作者也将其作为连接父辈精神与自身职业的纽带。小说以温柔坚定的笔触，对信义进行了细致深刻的诠释，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身份如何转变，感恩的本心、诚实的品格，永远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

《一世诺言》以家族史的叙事体量，完成了对人性光辉的深沉致敬。阿其图对母亲的孝、对弟与妹的扶助、对妻子的不离不弃、对子女的教养，表面上是家庭的选择，实则是把地域文化中重情义、知回报的传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日常实践。正是这种个人践行传统的方式，使作品在家族史与集体记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一方面，它让被现代生活不断稀释的信义获得文学的留存；另一方面，它也提醒当下读者，社会信任的重建不只依赖制度性的强制保障，更需要落脚于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守信、感恩。

沃野欢歌 乡韵悠长

——『内蒙古文明乡风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观后

◎周琦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沃野新颜 乡风如歌——内蒙古文明乡风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日前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

展览主题突出，紧紧围绕文明乡风建设，从“铸魂·旗帜引领”“易俗·新风扑面”“同心·石榴花开”“和美·乡韵悠长”“振兴·塬上丰景”“兴文·沃野欢歌”六大板块，全景式展现自治区乡村振兴在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牧区文化繁荣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文艺工作者将视角对准农村牧区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新变化，聚焦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如宣纸烫画《榴籽同心》，喻示全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摄影作品《窗花映暖阳》，通过奶奶与小孙子隔着贴着剪纸的窗户开心互动，展示了新时代乡村建设呈现的新风貌、新景象。

展品贴近生活，涵盖乡村牧区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既有春播插秧、浇水施肥；秋收晒谷、金色粮仓；草长莺飞、牛羊肥壮的喜人景象，也有反映乡村牧区的新风新貌，如举办集体婚礼、为金婚夫妻集体拍照、群众跳广场舞、节庆舞龙、社戏皮影、荷塘鱼乐、非遗传承等等，都是发生在百姓身边的事。摄影美术作品撷取草原、森林、湖泊等自然景观，彰显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还有乡村整洁的村落院落、绿意盎然的塑料大棚、草莓种植、居住环境的美化怡人……展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有的作品反映农村牧区的劳动场景，如油画《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画面构思新颖，以农民收获马铃薯的忙碌身影为主题，以装满土豆的红色编织袋为主色调，配以绿色车架，形成鲜明色彩对比，烘托出农民丰收的喜悦；雕塑《信天游》将引吭高歌的男女人物形态，塑造为后仰式的三角形造型，陶醉忘情的神态洋溢在人物脸颊上，令人驻足凝视、流连忘返……

展品艺术形式多样，美术作品除了油画、中国画、水彩、套色木刻、版画、皮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外，还有宣纸烫画、皮毛一体画等，仅剪纸作品就有单色如红色、青色等，也有双色如红蓝相间色，更有多种色彩剪出的彩色剪纸，如《福禄呈祥》等，尺寸有小幅方形、圆形等，也有长条形大幅，特别是农民画接地气，年画的味道浓厚，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场景。摄影作品将数十年的历史瞬间定格在胶片上，或黑白或彩色，或全景或特写，或仰视或俯视、平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沉淀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将文明乡风建设取得的成就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此次展览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用镜头和笔触聚焦乡村振兴、文明乡风建设中的闪光点，用心用情用力再现感人的历史瞬间，记录时代前进的脚步，凝聚奋进力量。



风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文艺评论